

職方典第六十四卷

永平府部藝文一

秦碣石刻石銘

史記

始皇之碣石刻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其辭曰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
奮威德并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
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並來田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報右北平太守李廣詔

漢武帝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
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于夷貉威稜憚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
所圖于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

伯夷頌

唐韓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翠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者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前人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召太史尙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先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詔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衡

訓嗣事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不功惟父子繼忠孝予惟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
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
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駟騶泮闕之詩使聲於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
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爲魏
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
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
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
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於大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
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
奉我天明東縛弓戈考校度程提疆籍戶來復珠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

於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橐兜戟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追茲有成祖考之教
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媿德娠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趾見於著龜祖考
咸喜暨暨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饗式時爾祖爾思

封伯夷叔齊詔

元世祖

蓋聞古者伯夷叔齊逃孤竹之封甘首陽之餓辭爵以明長幼之序諫伐以嚴君臣之分可謂行義
以違道殺身以成仁者也昔居北海之濱遺廟東山之上休光垂於千古餘澤被於一方永懷孤峻
之風庸示褒崇之典於戲去宗國而辭周粟曾是列爵之可廢揚義烈以激清塵期於世教之有補
可追封伯夷爲昭義清惠公叔齊爲崇讓仁義公

清聖廟記

馬祖常

大元建國全燕以御華夏永平爲甸服股肱郡至元十有八年世祖皇帝甫平江南五歲矣卽襄干
戈放馬牛而不用大召名儒修禮樂之事勅有司咸秩無文於是永平郡臣以其邦爲孤竹舊壤伯
夷叔齊兄弟讓國之所也列聞以請大臣以聞上曰其令代言爲書命以褒之謚曰清惠仁惠於今

又五十年矣郡臣前後凡不計幾人漫不茲省某年某官等乃狀上書曰郡境廟像清惠仁惠之神
歲無牲牢祭品不備領祀無宮尚書秩宗有禮有義謹以告其日會太常議制曰丞相府符下永平
曰夷齊求仁得仁廟食固宜春秋綱吉具儀有司行事符且署矣乃重白丞相府以孟軻稱伯夷聖
之清孤竹其宗國也今既像設而廟食之宜以清聖額廟丞相府愈曰允哉嗚呼大道之鬱也則民
烏得而知古焉王蓋有二二世不知其傳者大道之彰也則民不識金革戰鬪之暴內則有父子夫
婦相與飭於禮節外則有官師之教朋友之交相與講於古豈獨知已之所傳又知當時之名世者
而傳之是則永平之人遭逢國家之隆而沐浴大道之彰也吾將見行者讓途耕者讓畔學士相讓
於俎豆工商相貸以器貨而市價不二矣推本我世祖皇帝教化之意顧不由此與邦之人尚礪其
志而施於行哉毋徒神之而已也

清節廟記

明商輅

成化九年癸巳前監察御史知永平府事臣璽言是郡實孤竹舊壤伯夷叔齊所生之地也夷齊兄
弟遜國而逃節義凜凜雖百世猶一日故孔子稱其仁賢孟子稱爲聖之清迨夫宋元加以封爵至

我朝洪武初再飭祠祀歲久祠圯祀亦尋廢事載明一統志可考見已竊惟表章前賢風勵邦人臣之職也因謀諸同官捐俸倡義鳩工斂材重建正堂三間翼以兩廡門二重神庫廚齋房爲間各三肇役於是歲春三月至秋八月落成廟有餘地數百畝以付居民侯王等種之歲收其租之入供祀事伏惟皇上追念二賢生平節義賜以廟額庶幾永終弗墜臣璽昧死以請制曰可賜額清節并降祝冊命守臣春秋行事如儀恩典渙頒軍民胥悅于是守其事狀如書介郡人通政司掌封事兵部左侍郎張文質屬輅爲記謹按孤竹有國封自殷湯傳至夷之父墨胎氏將死遺命立叔齊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誠有功於世教如孔孟之所稱道是矣夫有功世教雖天下尤將祀之況宗國乎表白於世殆見遜讓成風民德歸厚由近以達遠舉一以勸百夫豈小補云乎哉噫邦人士毋徒以祠祀視之則善焉用書以爲之記

王公先學碑

王翱

翱以不肖之質獲蒙祖考餘慶以有祿位繆膺獎擢踐更要職國有常典命及其先非惟優異臺憲

之臣蓋以彰積善垂慶其來有自而欲昭潛德發幽光俾爲臣子者退得伸孝於家而進得盡忠於國是謂一施而兩得此朝廷所以推仁而廣恩而爲臣子者之至幸也翱自永樂乙未第進士歷官監察御史行人司正僉都御史進副都以至左右都御史今加陞太子太保仍兼本職累朝恩典隨遷轉皆受誥勅藏之於家而此二通乃翱爲左都御史鎮遼東時今上皇帝所賜追贈翱之祖考祖妣者也翱之先世家灤州劉家莊自吾祖太公而上至諱進昌者凡十七世俱葬灤州元季兵亂吾父及吾伯叔攜家徙滄州之鹽山卒葬其地子孫遂爲鹽山人今翱自遼陽還乃得命工礱石勒祖考妣受誥文樹於灤之先塋餘皆以次當勒石於鹽山也吾所以爲此舉者非在誇耀於閭里鄉黨侈君上之恩彰先世之德爾後子子孫孫觀感而興起者登斯壘觀斯文忠孝之心將油然而興乎景泰三年月日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孝孫孫翱謹識

撫寧縣新城記

彭時

距京師之東五百餘里有府曰永平其東八十里有縣曰撫寧是爲永平屬邑蓋其地在漢隸右北平郡漢以後率多荒廢至金大定末陞新安鎮爲撫寧縣撫寧之名始於此元撫寧縣與昌黎鄰地

或併或析最後乃並置焉國朝因之洪武十一年知縣婁大方以避寇故請遷治於兔耳山之陽永樂中復卽舊治置撫寧衛而衛與縣相去十里許皆未有城居者凜焉惟外患是懼名雖曰撫寧而實有不能自寧者矣時提督左都御史李公秉巡撫右僉都御史閻公本詢察民情利病乃具疏請城衛并復縣治學校於一城制曰可於是鎮守右少監龔公榮總兵官東寧伯焦公壽相與賦材鳩工命永平府同知劉遂撫寧縣百戶郝銘督率軍民分工築砌始成化三年三月一日越明年五月告成周圍一千一百五十六丈高一丈有九尺其上爲垛口一千八百七十其東西南北關門以通往來縣治學校並列於內自外觀之城垣崇固濠塹深闊森嚴壯觀隱然爲一邑之保障矣同知劉遂指揮毛綬具事本末致書兵部左侍郎昌黎張公文質托以求予記予惟天下都邑有僻有要恆因時勢爲輕重撫寧之地在唐宋以前僻居東北槩視爲荒遠未之重也迨永樂肇建北京以來是爲畿內要地蓋其北密邇邊徼東控扼山海爲遼陽襟喉其要且重如此故軍衛置焉置衛所以安民也而縣與衛異治非因循之過與茲當承平百年之久所宜思患而預防不合於一何以相守以安生民不固以城池亦何所憑藉以相守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國斯其時矣閻公有見於此於是

首倡請城之舉而龔焦二公乃能諧謀經營以成厥事府衛諸雋亦殫心勞力以佐其成非皆有忠愛上下之心寧及此歟可謂得大易設險守國之義耳雖然險可設也不可恃也繼今軍憑城以爲固民資軍以爲安拱翼京師將有賴焉司軍民之政者尙思和輯其心使居有以樂患有以捍而奸宄不敢作庶幾撫寧名與實相稱長治久安永爲京師之巨防也倘恃城而怠政不恤其人則人心嗟怨離叛雖有金城湯池之險奚益哉此又來者所當知也昔聖人修春秋凡城必書說者以爲重民力茲所爲書者不獨重民力且將使民德諸公不忘并告來者是修是葺益善其政保民于不怠矣

重修昌黎縣學城池記

王鏊

昌黎爲永平屬邑北背碣石南臨滄海左控渝關右帶灤水卽古營州之域遼西之勝地也前人令是邑者率多因陋就簡其于學校城池多弗留意弘治癸丑袁郡壽張殷侯佩玉受命來尹茲土下車之日見學宮傾圯城池廢弛乃集父老而喻之曰學校以敷教化所以作養乎賢才城池以禦外侮所以保障乎生靈二者皆爲治之急務今昌黎學宮雖設榱桷朽腐瓦木將墜欄不蔽影戶不留

風不有以新之將何以敷教城池雖有高不踰仞深不滿尺車馬往來用之成路不有以修之將何以保障吾將欲理而新之何如衆喜曰諾所恨者公帑所積不足以供磚瓦木植之費乃勸邑民好義而羨于財者或出木植或出磚瓦不强其所無故民皆咸願致助不數日間輒有五十萬有奇灰有八千斛有奇木植之類悉皆具備遂謀諸同寅楊公清楊公顯而董其役於學宮也堅者仍之蠹者易之傾者植之邪者正之侈弗過奢儉弗致陋則學宮渙然而一新矣於城池也隘者寬之缺者完之卑者塏之高者平之寬其基址鮮其塗墍則城池確然而完固矣經始於弘治八年七月十三日落成於次月初三無何殷侯丁內艱去任邑中耆舊同知李鳳等相率來告於予旣而勒諸石以示不忘之意予甚嘉之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豈不信哉予之言曷足爲輕重但願前人之美者將以爲後人之式侯有善政使人有去後之思有古循吏之風焉後之來官斯土者果能奮發興起亦能如殷侯之善其政則後人亦必爲之立石矣

樂亭縣重修廟學記

馮琦

樂亭有學創自金大定之末年迨我太祖定天下詔郡縣飭新學宮唯時稍稍拓舊基成化嘉靖間

再一繕葺迄今五十餘年蝕於蠹蟲頽於風雨不修且日就圯壞邑侯潘君爲令之明年百廢具舉
豈弟作人建議鼎新又以學宮西鄙閉塞櫺星門外僅數武卑隘荒蕪夫聖道若宮牆數仞而士貴
進廣大高明奈何卑塞若是乃出贖緩佐役構塲舍地爲聖域環橋街鳩工計貲庀材輦石尅日始
事再稔而竣殿廡門牆瓦垺椽金碧丹堊瑩耀參錯以至鋪簾管絃簠簋雲雷之屬靡不修飭凡
爲敬一亭三楹就中亭三楹爲齋若廚者八楹起正月十五日落成於七月二十四日諸博士弟子
謂不可無藉不佞按隋地理志載邑本盧龍故郡據險乘塞實北上遊而清潞一帶綿互淳滄其人
率豪傑任氣習於戎馬擊刺而間不雅馴已又讀元廟學碑乃謂士多朴茂彬彬禮讓之遺何兩者
所載刺謬甚也豈其豪傑戎馬尙未講於俎豆而朴茂禮讓則興詩立禮之後乎議者謂國家二百
餘年弓矢在櫜千旌在巷近畿之地童子舞勺成人秉槩道且大明而比者東西告警所乏不在詩
書而在韜略然則邑之故習故今之所急而後乃紕繆也是又不然詩曰旣作泮宮淮夷攸服古者
璧宮橋門之內藏焉修焉遊焉息焉出以受成入以獻馘有文事有武備則學之所爲學也夫子不
答軍旅之問而自命曰我戰則尅至其論人材則喟然三歎於狂狷忠信之徒夫豪傑近狂狷而朴

茂近忠信樂邑之風氣人心吾夫子所願見也乎而翼之道心弘矣鼓而用之德心廣矣然則昔之所謂戎馬擊刺寧無悅禮樂敦詩書而今之彬彬禮讓也天下無事則不爭不黨天下有事則不吳不揚倡率化道是在有司耳夫子修春秋宣榑桓榑皆僅書之而泮宮之作無譏焉錄其詩以彰魯之美今爲政者簿書日不暇給何暇問兩楹潘侯廣勵學宮興賢育才不費公帑不程民力今且以治行高等徵而樂邑文物日浸月長將相文武之選雲蒸龍變則無忘侯之教也因爲志其歲月於泮宮之左

山海關義田記

王應期

山海莫畿東北稱雄海隅惟不附於有司是故制度緯繼典禮繁多未備予抱關之暇每詢事采物考制協軌圖肇舉焉而以財用爲磴訪之先職方氏黃公以關東瞭望地給爲學田至今居聚日繁而墾闢益廣以租而輸官者僅得其半乃與諸生議曰遺利以藏下遺典以陋上非所以教民取彼益此何爲而不可哉遂命官度之得地一萬三百四十四畝歲徵租百七十二石茲不惟供餽有餘而大事尤可以肇基也乃慮事以授守備龔子相與量功略趾筮日分司計財稱畚平幹旬日告竣

建祭五曰社稷曰風雲雷雨山川城隍曰八蜡曰無祀鬼神曰東鎮義勇武安王舉農政一曰鞭春
咸修有壇宇植有樹木祭有品物辦有粟米計春秋粟米之費共六十三石有奇嗚呼是舉也庶工
底績百度咸貞嘉邕攸宣禮文咸秩均置剡剡蒸民懔懔若將共恃之夫先王之成民也而後致力
於神是神導之趨也委之典秩示之從也設之象魏協之同也律之禁令故民樂於福而惕於禍是
以時和年登而神降之福將或恃之以爲不恐焉故曰神以幽之君以明之幽之故緩福明之故馴
化匪緩奚懼匪馴胡成斯治之大防也山海於是乎有賴矣於是殫心綜理則守備龔廉翊力贊相
則掌印指揮石美中度畝計徵則指揮趙倫林洪鳩工効力則指揮戴臣符英百戶潘洪王鑾嘉樂
盛典適觀厥成則教授官善生員李承恩等也因併書以垂永云

重修文公祠堂記

翟鑾

昌黎縣治之東北隅故有文公祠宇在焉我太祖高皇帝龍飛四年建也竝百六十載楹桷摧毀丹
青漫漶且規制卑隘享祀弗稱無以上慰聖祖崇重咸秩之典嘉靖丁酉山西桂史景君濬按歷其
地瞻拜慨然謂觀風首事景行莫先焉遂屬永守劉君隅郡憲柯君喬拓地易材鼎新其制越數月

而告成乃走倅京師徵予爲文以紀歲月余讀唐書考公世系南陽鄧州人昌黎本源地也高祖以上實葬於斯其在鄧七世祖茂後魏以功封安定王蓋以功名顯其在唐諸父雲卿銘誌擅聲大歷擇木書法媲美陽冰滂湘輩文學及第相望於時蓋以文章顯植本發源茲地之靈信不可誣國初肇建祠宇不於南陽而於昌黎聖祖真有見哉顧歲久則敝敝斯忘方今浮屠淫祠徧天下金碧莊嚴四方士女爭致金錢日夕奔走顧名賢之區視若龐贅或存或敝恬若不聞然則侍御名景仰尙友之心端不可及宋儒論公文起八代之衰此記體裁之華實耳若關邪輔正左右六經羽翼聖軌與孟軻氏相表裏豈托諸空言無益理道者同日語哉又公忠勳法應祀典唐穆之世藩服不定攻圍制師公奉命往諭君臣上下莫不危公公開諭忠梗卒折其逆將而出我王人是公一時之功賢於四節度之師勞孰甚焉夫以公經世之文定亂之勇崇德報功萬世血食可也茲願貌一新梓里對峙九泉之下公必神遊其處矣侍御君望重山嶽百廢俱興崇植風教急先務矣太守君幼篤于學與郡憲君昔以前桂史來蒞是邦是故相與以有成也未幾皆遷秩去嗣守郡憲錢君業方以柱史徵乃諸君用心之勤遂憇憇其事樂善之心咸可嘉尙也已併書

顯功廟記

商輅

中山武寧王蚤以雄材大略首從太祖高皇帝舉義平定天下混一海宇已而率師漠北收其餘民比還留鎮於燕慎固封守爲長治久安計以平灤榆關土地曠衍無險可據去東八十里得古遷安鎮其地大山北峙巨海南浸高嶺東環石河西繞形勢險要誠天造地設遂築城移關置衛守之更名曰山海關內外截然隱然一重鎮也自山海以西若喜峯若古北大關小隘無慮數百葦壘築塞旣壯且固所以屏蔽東北衛安軍民厥功甚偉景泰甲戌今右都御史李賓奉命巡撫衛人蕭汝得等合詞告言昔中山武寧王鎮此城池關隘皆其創建邊陲寧謐殆將百餘年矣願立廟祀以報王功爲請諸朝許之屬歲屢歉事未克成化辛卯李進握院章追惟前詔因謀諸總戎募義斂材卜日蒞事乃卽山海衛治之西建王正殿三間翼以兩廡樹以重門繚以周垣興造聿始適巡撫左僉都御史張綱下車銳意倡率鎮守太監龔榮總兵右都督馮宗參將劉輔李銘悉以俸資來助用底完美寶癸巳春三月也綱告成於上賜額顯功仍降祝辭命有司春秋致祭歲以爲常山海軍民聞命懽呼踊躍稱快有以見王之功德及於人者深且遠矣李以事之始末屬守關兵部主事尙綱述

狀微予以記謹按祭法有云能捍大患則祀之若王之設險守國使百年之間外侮莫能窺其隙室家得以奠其居其功不亦大乎祠而祀之豈不宜哉雖然王爲開國元勳當時南取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陝王之功居多獨山海之人思慕之深者蓋王鎮撫燕薊十有七年豐功盛烈宜非他處比廟祀聿嚴有以也夫王姓徐氏諱達鳳陽人累官太傅中書右丞相進爵魏國公追封中山王諡武宣其履歷備載國史茲不重述姑述立廟之意俾刻之堅珉庶來者有考焉

重建永平府城樓記

陳循

東京師之有永平府蓋孤竹國也雖爲禹貢冀州之地然舜分十有二州已隸於幽矣至秦爲遼西郡漢屬右北平魏爲盧龍郡元爲永平路國朝始改路爲府置永平衛戍守府故有城築土而已卑隘不稱洪武四年指揮費愚廓其東而大之周圍至九里十三步其形勢則東表碣石西界灤河大海在其南羣山限其北山之外爲朔漠之地城有四門東曰高明南曰得勝西曰鎮平北曰拱辰門上有樓旁有雉堞相屬已壯偉宏麗矣而於城之東南暨北三面最高處又各爲樓以望烽火名之曰望高樓太宗文皇帝建北京以其畿內東藩且爲重鎮襟喉之地朝鮮諸蕃朝貢必由之路乃增